

## 序篇 調教愛奴序曲

男人，朝他筆直走來。

就在他與他對上眼的瞬間，男人臉上的笑意猶如散發著光芒般，教他一時轉不開眼。

這是豔遇，還是命運？

答案在男人停在他桌邊時揭曉——

「大哥。」男人噙著討好的笑喊著。

蕭述凡微揚起眉，正要開口詢問他是打哪失散的兄弟，突地瞧見他轉頭，揚高了手，喊道：「遙遙，大哥在這裡。」

瞬間，他明白了。

原來，他是妹妹新交往的男友。

他們兄妹倆挑人的目光，真是出乎意料的一致。

瞧瞧，那陽光的笑容，配上修長健美的身形，完全就是他的天菜，至於厚臉皮的部分和見鬼說鬼話的本事，他可以當沒瞧見，因為男人在床上時，鬼話和厚臉皮一點都不重要，他比較重視的是能力和體力。

但是，在這一頓飯之後，這個名叫傅慶年的男人將從他的天菜名單裡劃除，因為他是屬於妹妹的。業界同仁都知道，他寵妹妹是出了名的，只要是妹妹的心願，他都會極盡所能地完成。

所以，當妹妹把傅慶年帶到他家你儂我儂時，雖然有點刺眼，但只要戴上墨鏡，日子還是過得去的。

不過——

「喔喔，真的親下去了！」

妹妹難得的尖叫聲，讓蕭述凡從臥房踏出，倚在門邊看著坐在客廳看電視的兩人。電視螢幕上呈現的是兩個熱吻的男人，他微揚起眉，對這種小兒科的親吻一點興趣都沒有。但是……

「喂，要是你有演出機會，經紀人要你接這種角色，你接不接？」

這問題有意思，蕭述凡微揚眉，等著這位想踏進演藝圈卻被勝伊經紀公司老闆打槍，因而成為經紀人的傢伙回答。

「我沒辦法。」

對蕭述凡而言，這個回答算是意外，卻又不算太意外。

「你太不敬業了，身為一個藝人，為了彰顯戲劇張力，什麼劇情和角色都應該挑戰，如果導演要我親女生，我照親不誤。」

蕭述凡忍不住點點頭。聽聽，他的妹妹說得多好，真不愧是新生代的女神！

「女生跟女生是賞心悅目，可是男人跟男人……很髒耶。」

蕭述凡微瞇起眼，哼笑了聲。

幾日後，他買了機票前往美國。雖說每當他尋找靈感寫劇本時，總會前往美國閉關，但這一回，有一半是被傅慶年那句話給刺傷，而另一半是他覺得就算戴著墨鏡，還是隔絕不了那刺眼的光芒。

他不看總可以吧？

「遙遙，那個混蛋要是敢欺負妳，一通電話給大哥，大哥替妳整死他。」臨走前，他對著送機的妹妹如是說。

「大哥，他不敢。」

妹妹臉上甜滋滋的笑意，是他怎麼也無法給予的，為此，他忍讓了，只要妹妹可以幸福快樂，這一點退讓不算什麼。

半年後。

「蕭遙，發生這麼大的事，妳怎麼可以讓我從別人的口中得知？妳應該在第一時間就告訴我的，不是嗎？！」

「大哥……」

聽著寶貝妹妹在電話那頭泣不成聲，蕭述凡就覺得心臟像是被人掐住，幾乎無法喘氣。

「妳放心，大哥會替妳討回公道，他讓妳掉的每一滴淚，都得付出代價！」他的妹妹，唯一的妹妹，遙遙是他細心呵護，萬般寵溺的寶貝，竟教她哭得柔腸寸斷……那個混蛋，他要讓他知道，何謂生不如死！

於是，在安撫了妹妹之後，他立刻致電給工作夥伴。「季庭，立刻聯絡其他製作公司，一起封殺勝伊的藝人，條件是——我先前不答應開稿的劇本，我全都接了！」

他不願意寫過多的商業劇本，推了不少公司和電視高層的邀請，但是現在，哪怕要他寫劇本寫到吐血，他也要勝伊關門大吉，讓傅慶年在業界待不下去！

原本如果可以的話，他一定會立刻回台，親自整死那個傢伙，可偏偏他手頭上積壓的劇本太多，教他一時抽不開身，等到他將大半劇本處理完畢後回台，已經是隔年五月的事了。

「勝伊還沒關門大吉？」一坐上車，他劈頭就問來接機的好友。

「照這樣下去，快了。」和蕭述凡一起創立鋒流製作公司的顧季庭繫好安全帶，緩緩地將車駛向道路。「然後，就輪到你倒了。」

「不過是幾部戲而已。」

「不要意氣用事砸了自己的招牌，咱們可是有口碑的。」

「等到整死傅慶年，我就會停手。」

「對了，他去年就改名叫傅大慶了。」

「關我什麼事？」混蛋改了名字一樣是混蛋。

「……你現在要遇見他，大概會被他嚇一跳。」

「因為他毀容了？」他知道，他去年出了場車禍，然後跟他妹妹分手了。

「不是，他的臉完好無缺，有問題的是他的個性。」

「個性？」

「就是……」車子平緩地停在斑馬線前，顧季庭思索著用字。

蕭述凡沒好氣地翻了白眼，將目光投注在車窗外，突地瞧見一抹熟悉的身影，而

那人還牽了個少年。

也不知道兩人在說些什麼，就見傅大慶往那少年的臉上重重親下，教他驚詫地瞪大眼，懷疑自己看錯了人。

「之前傳出他和金若望有那麼點『關係』，不過金若望去年就結婚了，所以應該是有人捕風捉影。」

隨著綠燈亮起，車子往前行駛，蕭述凡卻還是不住地回頭，就見傅大慶將那少年輕鬆地抱起，走進一棟大樓。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，傅大慶對男人覺醒了？」

「傳聞而已啦，應該不是。」

如果只是傳聞，那麼他剛剛瞧見的是什麼？

那傢伙不是說過男人跟男人很髒嗎？那麼，他剛剛瞧見的是什麼？

「季庭，花與罪的試鏡，讓勝伊的藝人過來。」

「咦？」

「要傅大慶帶勝伊的藝人過來。」他不容反對地道。

如果他轉性看上男人，當初為何要招惹遙遙？

不管是與不是……就讓他一探虛實，給個教訓吧。

卷一 愛奴調教中

金典酒店十一樓摘星廳裡，鎂光燈閃動。

一個個上前試鏡的俊男美女，由製作公司的攝影師尋找著最佳角度，依著劇本拍攝所需的形像。

等到一整個試鏡流程結束後，各家經紀公司的經紀人立刻拉著旗下藝人，有志一同地朝一個方向而去——

「顧製作人，這是我家的新人，上一季參與了『我愛大海』的演出，獲得不少好評，希望這回可以得到合作的機會。」

「顧製作人，我家新人上個月才剛發新片，請多多指教。」

其他人以銳不可擋的氣勢，拉著自家商品蜂擁而上，大慶和自家新人硬是被擠到邊邊角角去。

「……大慶哥，你一整個弱掉了。」新人之一越琦睇起帶有幾分混血味道的深邃黑眸，看向有如蝗蟲過境的現場，用力地嘆了口氣。

「我……」

「慶哥，衝啦。」新人之二李瑜有張娃娃臉，也有著不認輸的個性，二話不說就拖著大慶衝鋒陷陣。

「我……啊……」大慶被硬拖著走，在擁塞的人潮裡，一張陽光大男孩的臉硬是被擠成了「吶喊」面孔。

救命啊！不用這麼拚吧，不就是一場試鏡，等著其他人介紹完了他們再上場就可以了嘛。大夥都是文明人，乖乖排隊是美德是常識啊，幹麼非得要和這群沙丁魚擠在一塊？

嗚……有汗味，還夾雜香水味，嘔……他想吐了。

「咦，這不是慶年嗎？」如火焰般引得眾飛蛾朝他撲去的顧製作人顧季庭，哪怕被團團包圍，還是一眼就認出快被擠得不成人樣的大慶。

「欸，顧製作人，我改名了，叫大慶。」大慶很禮貌很客氣地將旁邊的人推開一點點，很遺憾自己無法用更正式的方式自我介紹。

顧季庭推了推金邊眼鏡，仔細打量他。「好久不見，你似乎變了不少。」

所謂的變化並非是面貌，大慶依舊有他記憶中極為陽光的外型，濃眉大眼，身材高瘦，但以往噙在嘴邊樂觀又討喜的笑不見了，內斂拘謹了許多，尤其還有股說不出的味道，那是一種由內而外改變的氣質，突兀卻又讓人忍不住多看一眼。

「是嗎？」大慶不著痕跡地將被擠得有點微皺的襯衫拉了拉，再趕緊抓著自家新人上前。「顧製作人，這兩位是勝伊的新進藝人，越琦和李瑜有著偶像的外貌，歌藝也不錯，目前正在籌備第二張 EP。」

顧季庭看了一眼各有特色的新人，雖說長相不差，但長相好是進演藝圈的入門配備，這場試鏡會上要找出比他們兩個出色的……隨手抓都有一把。

當然，這麼殘忍的話，他向來是溫柔地放在心底，只有他那邪惡的搭檔才——

「傅慶年？」

真是說曹操曹操就到。顧季庭看著一路猶如開紅海般走來的搭檔蕭述凡，本來想提醒一下大慶的，可惜搭檔的眼裡有著勢在必得的狠勁，他只好委屈大慶，拿大慶餵一下猛獸，緩和一下他的心情。

大慶哪裡知道顧季庭的心思？聽見有人喚，回頭便是恭敬又禮貌地作揖，抬眼要解釋自己改名，對上那男人噙著笑意的眼時，沒來由地爆開陣陣惡寒。

咦……啊啊，他想起來了，在他接收的記憶裡，這個名為蕭述凡的男人，非但是正當紅的編劇，還是傅慶年前女友的大哥。

「蕭編劇。」他說著，直睇著男人令人如沐春風的笑。

依他的眼光看來，蕭述凡的五官極為秀美，用最簡單的形容詞形容，那就是——美麗的男人。但這並不代表他偏女相，而是屬於一種男人的美，性感中帶著魔性的誘惑力，精緻又立體的五官足以將現場參與試鏡的藝人全都打趴。

蕭述凡微瞇起黑眸，似笑非笑地問：「怎麼不叫大哥？」

「呃……」大慶笑臉有些僵。

他跟蕭遙分手都已經一年多了，難道這消息還沒傳到他耳裡？

還沒想好要怎麼解釋，顧季庭已經介入兩人之間。「述凡，不是說了沒打算過來，難道是稿子寫好了？」

「順路過來看看而已。」蕭述凡噙著寓意深遠的笑，含蓄地回答，而真正的直譯如下：你在作夢是不是？怎麼可能寫得好？

知他莫若顧季庭，馬上心領神會。「……那就早點回去吧。」都寫不完了，還順路過來看什麼？這裡有什麼好看的，不就是一堆毫無價值的青菜蘿蔔，可憐他頂著人情壓力，得要雨露均霑地分配角色，辛苦啊！

「等我把事辦完。」說著，蕭述凡隨即親熱地抓著大慶。「慶年，晚一點有沒有空？」

「呃……」他們不熟捏，能不能說沒空？

「有空！」李瑜二話不說地替他接下約會。

拜託，這齣新戲「花與罪」讓大夥快要擠破頭，而蕭述凡就是「花與罪」的編劇，他和顧季廷是鋒流製作的黃金搭檔，人家都開口約他，慶哥還猶豫，是不是搞不清楚狀況啊？

喂……大慶微抿著嘴，覺得這時代的孩子真的很沒禮貌，竟未經他的許可就替他允了邀約，要是在宮裡，這孩子已經被他疼愛得趴在地上爬不起來了。

「名片給我，晚一點我跟你聯絡。」

「呃……」

「不要給你臉還不要臉。」蕭述凡笑咪咪地說，但話語充滿威脅。

大慶愣愣地看著他。他語氣明明就像是說笑，可是那字眼實在不太好聽，尤其他的眼神好認真……

「好了，別鬧了，名片給我。」蕭述凡溫柔地拍拍他的臉，美麗的眸子微露凶光。大慶嚥了嚥口水。好難混……這個世界真的好難混！主子，為何您此刻不在奴才身邊！

一年多前，他，大慶，一位宮中武太監，為了救被推進池裡的主子而落水，但人沒救到卻與主子雙雙穿越至此。主子成了藝人金若望，他則成了主子的經紀人，正當他為這世界的進步繁華，而且沒有明槍暗箭的權謀鬥爭喝采時，主子找到了幸福的歸宿，決定正名皇甫桂，而他也跟著主子的脚步正名為大慶。

本以為從此就能在這文明而便利的世界自由自在地活下去，主子卻自立門戶，帶著懷孕的愛妻和轉行當導演的好友岳均到國外拍片去了，然後把小舅子丟給他照料，這倒不打緊，可怕的是老闆把主子自立門戶的罪怪到他頭上，逼他非得要讓旗下藝人一個個都能攀上一線，登上高峰。

可是……就算他擁有傅慶年所有的記憶，傅慶年的記憶裡並沒有如何帶藝人這些重點啊！

他的腦袋像是精準的電腦一再重複掃描，找到的訊息永遠只有吃、喝、玩、樂，總不能要他帶著旗下藝人天天吃喝玩樂，早晚有天要輪到他喝西北風的！

要知道，傅慶年是個貪玩的孩子，可他大慶是個以主子為生命的奴才，沒有主子，他的天……塌了，他的心……碎了，他的人……

「你現在是在給我演哪一齣？」

忘了自己回到公司準備報告戰果，還沉浸在自己思緒中的大慶驀地張眼，如受到驚嚇的小兔子般躲進沙發裡。

明顯得近乎白目的表達方式，讓他的老闆——前超級男模宋勝儒矇起了一雙電眼，帶著數百萬伏特電流逼近他。

「宋哥……」不要、不要再靠過來了。

主子，救命！

「傅大慶，我再一次慎重地警告你，要是你再讓我看見你的小指翹起來，我保證

你再也看不見你的小指。」宋勝儒噙著數百萬伏特的怒火，發出最後通牒。大慶二話不說地將雙手緊握成拳，確保美麗的小指可以活過今天。嗚嗚……這裡不是崇尚人權的世界嗎？為什麼他就連翹個小指也得被威脅？他可以到勞委會控訴老闆霸凌嗎？

「然後呢？」宋勝儒閉了閉眼，不想再看一個陽光型男瑟縮地躲在沙發裡的孬樣，回頭解開西裝外套，坐在他對面的沙發。

「嗄？」

「試鏡！」

大慶嚇得立刻起立站好，準備報告今日的收穫，可是……沒有收穫，怎麼報告？

「喂，因為你跟顧季庭有幾分交情，我才特地要你帶雙人組過去的，你不要跟我說你連點人情關係都沒派上用場。」

「呃……」啊就沒有很熟，哪來的人情關係？

跟顧季庭熟的是傅慶年，而重點是，他掃描好幾遍腦袋，都沒有顯示傅慶年跟顧季庭很熟的檔案啊。

「……所以，你現在是要跟我說，皇甫不在，你就變成廢物了？」

嗚，這是人身攻擊！主子從沒說過他是廢物，區區老闆怎能如此傷害他？可恨的是他反駁不了，教他傷心欲絕。

想當年，他可是宮中第一武太監，如今卻淪落為任人打罵，不得還手還口的小小經紀人，他真的好痛心。

「也不想想今天公司會走到這一步，到底是誰造成的？」宋勝儒一雙殺人於無形的黑眸，不管他怎麼閃躲都能精準地鎖定他。

「那個……」

「就是你！」

大慶可憐兮兮地抿緊嘴，萬分無辜地垂下臉。

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

「皇甫的事暫且丟到一邊不提，可問題是，蕭遙是你的前女友沒錯吧？」宋勝儒見他那可憐狗樣，一把火不由得燒得更旺。「你不知道蕭遙是蕭述凡的寶貝妹妹是不是？你之前追得像條狗，結果咧，一到手就把人家給拋棄了！就是因為你跟蕭遙分手，所以公司旗下藝人才會連續被打槍！」

不講則已，一講他就滿肚子火！勝伊經紀公司規模一般，不可否認是靠他己身魅力和人脈才能站在這一行裡，也是因為他有一雙精準的眼，可以找出即將發亮的星星，更有門路推薦自家商品。

公司按部就班經營，一步步地漸成氣候，可誰知道才捧出一顆紅星，那顆星轉頭就自立門戶，更慘的是因為大慶得罪蕭述凡，導致旗下藝人四處碰壁！

「是她要分手的……」大慶無語問蒼天。

關他啥事？他跟蕭遙不熟啊，幾天沒打電話沒聯絡，她就 LINE 他，說從此不用再聯絡，他也很客氣地回傳知道了，在現代文明的世界裡，這不就是完美又和平的分手嗎？

他還慶幸著不需要再伺候個麻煩，哪裡知道會有這麼多的後遺症？

「她會要求分手就是你的錯！你當初巴上她，不就是愛她愛得要命，為什麼一場車禍後就甩了人家？還是跟我猜的一樣，你巴上她純粹是想要為自己鋪路，希望可以從蕭述凡那裡得到角色？」

「我……」他的記憶裡，傅慶年好像不是這樣的人耶。

「我跟你說過了，現在市場上不流行你這種長相！你是長得好，很陽光很男人……不，那是之前的你，現在的你很陽光但是很娘，娘到我都起雞皮疙瘩了，你可不可以給我強悍一點？！」

「呃……」怎麼強悍？好比踹他……嗯，好像不太好，老闆看起來不是很耐踹的那一款。

「想演戲，你現在只剩太監是你的戲路，還是乖乖地當經紀人吧你！」可惡，連他都覺得這傢伙不當太監太可惜。

「嗯……其實有太監可以演也不錯呀。」算是本業，不需演技。

「傅大慶！」

他被吼得瑟縮地縮起肩，突地辦公室的門被推開——

「宋哥，大慶哥已經跟蕭編劇有約了，你好歹也先聽他說一下，為什麼老是對他這麼凶？」

大慶回頭望去，對於李瑜的義氣相挺一點感謝之意都沒有，他根本不打算赴蕭述凡的約，他幹麼還說出來？

「喔？」宋勝儒聞言，瀕臨抓狂邊緣的情緒稍解，微拉鬆了領帶，努力擠出溫和的笑。「大慶，真有你的，你是故意吊我胃口？」

「不是……」

可憐他有口難言，一旁欠揍的死小孩又搶了他的台詞。

「我很意外呢，蕭編劇一到現場誰都不理，就只找大慶哥說話，而且立刻開口邀他晚上一起聚聚。」

宋勝儒每聽一句，臉上笑意就更濃幾分，噬人殺氣在聽到最後一句時已消失無蹤，用力地拍了拍大慶的肩。「幹得好，大慶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有辦法！」

才不是，你剛剛罵我是廢物……大慶不敢頂嘴，就怕丟了工作，等到主子回國，他也沒臉見主子了。要知道，主子剛自立門戶，張眼就是要用錢，他這個奴才自然也得貢獻一點能力，總不能明知主子手頭吃緊，還讓主子養他。

「我不知道大慶哥這麼厲害，竟認識蕭編劇這種大咖。」

「喔，你不懂是應該的。」身為老闆，他曾經目睹當年傅慶年為了蕭遙茶不思飯不想，為了追求蕭遙什麼花樣把戲全都端出場，可誰知在把到沒多久，一場車禍硬是把一個陽光型男變成了娘男！

當然，這天底下什麼奇人異事皆有，不管是什麼樣的男人，照道理說，他都應該一視同仁，尤其他當年也有心要捧大慶成為藝人，就算一時沒市場，但待在這個圈子裡總是有機會的。

可是不知道為什麼，每每看到大慶翹小指，裝可憐小媳婦樣，他就覺得他的理智

線被他的小指給勾斷了，火氣來得凶猛，連自己都受到驚嚇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宋勝儒涼涼看他一眼。「你該去上表演課了吧。」

「表演課好無聊。」

「等到你把十八般武藝都學會了再跟我說無聊。」不上表演課，以為靠臉就可以站穩一片天嗎？

這年頭想當花瓶，也該是有身價的花瓶，他還不夠格！

把李瑜趕走之後，宋勝儒抹了抹臉，走到悶聲不響的大慶面前。「大慶，蕭述凡的事就交給你了，你要搞定他，花與罪這齣戲就算拿不到男一，至少也要拿到一個男二，懂吧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再有可是，陳導那戲正缺個太監，我會大力推薦你。」宋勝儒瞇起的黑眸晦暗無光，充斥危險。

「不要。」陳導是變態，老是喜歡摸他屁股，就算他誇他太監演得好，他一點也不會開心！

「所以？」

「……我去。」

除此之外，他還有第二條路走嗎？沒有！

金典酒店的餐廳內。

大慶如坐針氈，從約定好的七點坐到都快要九點了，卻還是不見蕭述凡赴約，教他不禁掏出手機，一再確認時間和地點。

蕭述凡會來，還是不來？

蕭述凡如果沒赴約，他雖然鬆了口氣，但宋哥那裡很難交代；可是蕭述凡要真的來了，這一頓飯，他真不知道要怎麼吞下去。

雖說年代時空不同，但試問，要是有個寶貝得要命的妹妹與人分手，當哥哥的會對對方和顏悅色嗎？

那是不可能的好不好，用腳指頭想也知道。

在業界，誰都知道蕭述凡有著嚴重的戀妹情結，蕭遙根本就是他心尖上的一塊肉。也因為如此，蕭述凡在業界站穩腳步之後，各製作單位甚至是電視台高層都要給他幾分面子，連帶的也讓蕭遙站穩了一線花瓶的角色。

哪怕蕭遙空有美貌身材毫無演技和歌喉，但她就是片約不斷，因為只要討好她，就能得到蕭述凡全力的贊助，不管是劇本還是製作公司的資源。

難怪宋哥會以為當初傅慶年追求蕭遙是想得到她附加的好處，壓根不知道他純粹是愛慘了蕭遙。只是自己取代了傅慶年之後，這場曾經轟轟烈烈的愛情，就順理成章地劃下句點。

這不是很可喜可賀嗎？他完全尊重蕭遙的意思，誰知道會因此得罪蕭述凡？如果宋哥認為旗下藝人一再被封殺和蕭述凡脫不了關係，怎會傻得以為這頓飯局可以

拉近彼此關係？還是說就是要把他送到蕭述凡手中凌虐，以換取關係的緩和？如果沒意外，他應該會被修理得體無完膚吧……

「大慶，不好意思，我遲到了。」

大慶抬眼望去，就見身著休閒西裝，更顯身形修長的蕭述凡徐步走到面前，噙著照理說該算是如沐春風的笑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卻覺得頭皮有點發麻。

「不會，我也才剛到。」大慶站起身，客套地說著。

蕭述凡笑睇著他。「所以說你遲到？」

「……嘆？」

「我的約你也敢遲到？」笑意不減，但目中凶光反倒愈濃愈噬人。

大慶心裡抖了抖，他果然寶刀未老，宮裡練出來的識人眼力還是有的。

敵意啊，很深很深的敵意，深得教他一見就忍不住想逃。

慶幸的是，侍者上前點餐，暫時化解了他的尷尬，可是點完餐後——

「大慶，我們很久沒一道吃飯了。」

「喔……對呀，一年多了。」他快速搜索腦袋的記憶。

「因為我幾乎都待在國外。」

「喔。」聽說蕭述凡閉關寫作時，通常都會跑到國外。

可是，就算蕭述凡人不在國內，對他而言，壓迫感依舊，因為蕭述凡在業界的人脈掌握著勝伊藝人的生殺大權。

「你話變少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他又不是傅慶年那個長舌男，話多得讓人懷疑他上輩子是啞巴。

「覺得你似乎連外貌也不太一樣。」蕭述凡托著腮，不住地打量著他。

大慶笑意微僵，但還是努力穩住陣腳。哪裡不一樣了？頂多是皮膚粗糙了一點，他又不是傅慶年那個自戀鬼，房裡那些瓶瓶罐罐他從沒用過，搬家時都一併丟了。男人，靠的絕對不是那張臉，而他不算是男人，更不需要靠臉吃飯。

但他要靠什麼呢？想到這，他猛地愣住。對呀，他能做什麼又會做什麼？要是連這份工作都保不住，難不成真要主子養他？

以往讓主子養那是沒話說，可是現在時空背景不一樣了，他也得自立自強！

因此他勢必得抓住眼前的機會，哪怕蕭述凡明擺著準備宰殺他，他也得笑笑地任由他處置以換取工作機會。

「怎麼了？」蕭述凡揚笑問著。

大慶直睇著他。在他眼裡，蕭述凡是個非常美麗的男人，但笑容卻非常邪冷，如果是平常，他絕對能避就避，不過……今天，他必須像個男人一樣，有壯士斷腕的決心！

「大哥。」他強迫自己學傅慶年那般諂媚地開口。

蕭述凡濃眉微揚，深邃黑眸眨也不眨地直睇著他，直到他幾番掙扎，要繼續說下去時，冷冷地截斷他。

「你怎麼還有臉叫我大哥？」

大慶翻到舌尖的勇氣，瞬間消失得連渣也找不到。

適巧侍者上菜，短暫化解凝窒氣氛。蕭述凡接過侍者已開瓶的紅酒，替彼此都倒上一杯，舉杯敬他。

「開玩笑的。」

大慶端起酒杯，默默地嘗了口。才不是開玩笑，只要有長眼都看得出他是真的這麼想，嗚，要是連這事都辦不妥，宋哥不知道會不會把他開除，到時候他豈不是要變成米蟲在家裡等著主子回家了？

「別顧著喝酒，吃點東西，要不然喝醉了，我可不保證你會出什麼事。」

大慶把酒一飲而盡，食不知味地吃著餐點，眉頭突地微皺。「這牛肉沒有先醃漬，雖然肉質極嫩，可惜醬料掩過了原味，要是不醃漬，倒不如煎半熟再灑點鹽巴就好，還可以吃出鮮美甜味。」

蕭述凡忍不住看了他一眼。「我不知道你這麼懂吃的。」

「呃……人生不就是吃喝玩樂嘛。」總不能要他說，以往在宮中，為防主子被毒殺，皆由他親自下廚，練就他一手好廚藝？說來也沒什麼，這是熟能生巧的嘛，況且這個世界最棒的是有瓦斯爐！沒有嗆人的煙，更是一點火就著，火候好調整，要他天天站在瓦斯爐前幹活，他都不覺得累呢。

「可不是？」蕭述凡似笑非笑地道。「不過聽說你近來似乎也沒上哪玩樂。」

大慶偷窺他一眼，一和他對上眼，嚇得趕緊埋頭狂嗑。看來，蕭編劇就算人不在國內，依舊十分關注自己，換句話說，他一直盯著自己，準備盯死自己了？

糟糟糟，這結要怎麼解？

「聽說你和改邪歸正的金若望走得很近？」他說著，替他斟著酒。

大慶疑惑抬眼，一會才想起來，「喔……若望改名叫皇甫桂了。」主子改名，他一併改，畢竟自個兒的名字叫起來才順耳嘛。

是說改邪歸正……嗯，如果結婚也算改邪歸正，那就這麼著吧。

「聽說你跟他一起出了車禍，後來你就搬到他家，跟他出雙入對？」

「……嗯。」哇，他把他調查得很清楚呀，只是出雙入對這詞聽起來好像哪裡不太對勁。

「所以你是因為轉性，所以才用了遙遙？」

大慶瞪圓了眼，脫口道：「不是，是蕭遙用了我。」

「我管你誰甩誰，你讓遙遙開口甩人也是你的錯！」

大慶無力閉上眼。果然如此，反正千錯萬錯都算是他的錯就對了，不過這樣也好，大夥打開天窗說亮話。

「蕭編劇，我只是尊重蕭遙的意思，她說要分手，我也只能說好啊。」再說了，他車禍住院時，她連一次都沒來探視過他，要說兩人有多情深意重，那應該也只是嘴上說說而已吧。

「所以你現在是在告訴我，遙遙是一個很任性的女孩子？」

看著蕭述凡笑意褪盡的冷鷺神情，大慶用力深呼吸，立刻端起倒滿的酒杯。「是我的錯，蕭遙是個再好不過的女孩，是我不懂得珍惜她，全都是我的錯，不管蕭編劇要我怎麼請罪，我都願意。」話落，他先乾為敬，誠意十足。

蕭述凡微瞇起性感黑眸，唇微掀，「做什麼都願意？」

「是，不管要我做什麼，我都願意，希望能夠讓蕭編劇息怒。」息怒吧！讓他的日子好過一點。

是說奇怪，紅酒的酒精濃度不是挺高，依他的酒量，陪主子喝幾瓶也不成問題，怎麼現在他好像有點頭暈了？

「說什麼息怒，我生氣了嗎？」蕭述凡笑瞇眼問。

大慶直瞪著不住左右搖晃的他，心想那皮笑肉不笑的神情如果不叫生氣，什麼才叫做生氣？

可不可以不要搖了，他的頭都暈了……

晃著晃著，他的頭失去控制，眼看著就要往前栽在餐盤上，蕭述凡好心地按住他的額頭往後一推，讓他無力地倒在椅背上。

然後，蕭述凡喚來侍者。「我的朋友喝醉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幫個忙，幫我一起把他扶到樓上客房？」看來是藥下得太重，讓他昏睡得太快。

讓遙遙落淚，徹底惹火他，傅大慶即將付出的代價，絕對不是他能想像的。

一聲聲吸吮的聲響，伴隨著古怪的濕熱感，令他的腿間燃起了火焰，酥麻感如電流般竄至腰椎，幾乎癱瘓下半身。

這是怎麼了？

大慶疑惑地張眼，眼前是昏暗未明的房間，空氣中有股甜香，有一瞬間，他幾乎以為回到自己剛來到這世界的時候，陌生感包圍了他，但腿間的濕熱卻硬生生打散心底的陌生。

有東西在舔他。

這是他第一個直覺，他想要起身查看，卻驚覺自己雙手竟高舉過頭，「欸？」怎會被綁住了？

「醒了？」

他呆了下，顯然沒料到舔他的會是個人。

「你……」雖然燈是關上的，但他的眼力向來極佳，再加上這噪音……「呃，蕭編劇，我們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其實他更想問的是一一為什麼舔他？

餓了嗎？

但他隨即否定了這個可能，因為他們才一道吃飯喝酒，喝酒……啊，難道是他喝醉了？可是他好像沒喝那麼多呀。

「你說呢，慶年？」蕭述凡哼笑了聲。

「呃……我改名了。」他叫大慶。

「又如何？一樣俗氣。」

「……俗氣也沒什麼不好。」根據他的記憶所編織出的回答，應該還算得體吧。幸好，他承接了這個身體，一併承接了所有記憶和對這個世界的認識，要不想在這兒活下去，還真不是件簡單的事呢。

是說，他怎地一直蹲在他腿間？有床啊，看是要躺要坐都方便的。

「是啊，名字俗氣，身體倒是不俗。」蕭述凡舔過他早已勃發的慾望。

大慶抽了口氣，想阻止，才想起自己雙手被縛。

這狀況……這到底是……他絞盡腦汁從記憶裡尋找男人被縛是否是這世界的一種習慣或禮儀，但在被那濕熱的口腔含覆後，腹間像是燒起了猛烈的火花，瞬地蔓延成了滔天大火。

這被含吮的滋味，他不曾有過，但是這身體的原主有過，再者他在宮中曾經目睹，所以他知道眼前究竟是什麼狀況。

男人間的歡愛時有所聞，不管是在哪個時空裡，有的遮遮掩掩，有的則是敲鑼打鼓，唯恐他人不知。

所以，這男人歡愛也沒什麼大不了的，可問題是一一他是太監啊！這不曾有過之物正昂首怒嘶……這是什麼感覺、這是什麼感覺？！

難道，這就是皇上寵幸妃子時，登上極樂的感受猶記得，皇上總是會張狂喊著一句話，他當時不解，可如今他明白了。

大慶忍不住地脫口喊，「咱家要升天了！」

誰來告訴他，為什麼會這樣？！

「你敢升天，我就掐爆你的蛋！」蕭述凡大手掐住大慶早已發硬的玉囊，教他痛得不禁微瞇眼。

「你你你……」大慶粗喘著氣息，腦袋一片空白。他這是怎麼了？這酥麻蝕骨的滋味還是頭次經歷，有著說不出的快意，但如今被緊掐著，也是說不出的苦呀。

「你什麼你，搞不清楚狀況？」蕭述凡緩緩地坐到床邊，美眸在昏暗中顯得熠亮，像是叢林中的野獸，緊盯著剛得手的獵物。

他真的搞不清楚啊，明明是在吃飯，明明是在喝酒……「我喝醉了？」哪怕可能性極低，但他還是忍不住確定一下。

蕭述凡睇著他半晌，低低笑開。「我真喜歡你現在的蠢樣子。」裝蒜？現在都什麼狀況了還在裝傻。

無所謂，反正他只是要他的身體而已，他想要逃避現實也沒什麼關係。

鬆開箝制，蕭述凡大手撫向他厚實的胸膛，長指摩挲著早已硬實的乳尖。

記憶中，傅慶年有副非常陽剛且近乎完美的軀體，如今再見，似乎比記憶中要來得更加精壯結實，肌理線條分明，人魚線、鯊魚線都有，他是什麼時候迷上健身了？把自己的身體變得這般誘人。

蕭述凡探舌輕舔著唇，大手沿著胸膛撫自下腹，緩慢而折磨人的來回愛撫，有意無意地撩撥著早已浮起青筋的巨大。

「蕭蕭蕭……你到底想做什麼？」大慶口乾舌燥地問著，下腹緊縮。

那蝕骨銷魂的酥麻從他的指尖蔓延到身上，沿著背脊匯集到下腹，熱浪不住堆疊，渴望升天的慾念像是要吞噬他的理智。

這就是升天的感覺嗎？好陌生又好凶悍，像是要把人給逼瘋似的，好可怕……卻又教他莫名眷戀著。

「你說呢？」蕭述凡跨坐到他身上。

大慶滿肚子疑問尚未出口，下身碰觸到的是同樣赤裸的身軀，他才發現蕭述凡下半身是赤裸的，彼此的昂揚摩挲著，然後滑到蕭述凡的股間，驀地——大慶屏住呼吸，瞪圓了大眼。

這是什麼感覺？

他像是被什麼給包裹住，濕熱滑膩的感覺緊密包圍了他。從頂端一點一滴地吞噬著，通過那令人窒息的隘口，將他徹底吞噬，野火般的酥麻幾乎在瞬間席捲了他的下半身，讓他沉浸在無法言語的異常快意中。

「啊……好棒……」蕭述凡性感地沙啞低喃著。

大慶黑眸眨也不眨，直瞅著他妖媚的醉人神態，感覺他微擺動著腰，抽離後又佔有了他，一次次地將他納入深處，將他絞得死緊，彷彿要將巨大裡的什麼給絞出，一次次深深地箍緊，一次次地累積，難以言喻的快意教他毫無預警地射出熱液。他癱軟著，低聲喘息，渾身像有電流亂竄一樣，陣陣麻慄，邪惡的蝕骨酥麻彷彿還留存在他的胸口上。

原來這就是升天的滋味，難怪皇上夜夜流連後宮不早朝……

「你不是說男人跟男人很髒，怎麼你卻在男人體內射了？」

大慶被快意席捲，不解他的話意，正要問，只見他惱怒抬眼。「誰准你射了？」

「嘎？」這是不可以的嗎？

「我還沒有射，你憑什麼射？」蕭述凡惱火地掐住大慶的玉囊，驀地感覺小大慶在體內甦醒，迅速又凶悍地在他體內顫跳著，瞬間盈滿了他，教他舒服地微睜起眼。

「抱、抱歉，我不知道。」原來還有這種規定啊？傅慶年沒有跟男人的經驗，所以他也無從確認，但蕭編劇都這麼說了，肯定是這樣。

這是他的初回呢，他作夢也沒想過自己竟也能有初回。

來到這個世界，他盡心盡力地扶持著主子，完全遺忘了在這裡，他可以是個男人，從沒機會嘗試，如今嘗到了升天的銷魂滋味……這就是成為男人的滋味，他一輩子也不會忘了今晚發生的事。

蕭述凡魅惑地看了他一眼，大手輕撫著他的玉囊。「算了，就當藥效還沒退。」

分明是在胡言亂語了，被他侵犯了還說抱歉，不會是藥下太重吧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大慶沉浸在自己的驚喜之中，沒聽清楚他的呢喃。

「沒什麼，我只想跟你說，持久點，再比我早射，我就掐爆你。」

看著蕭述凡充滿誘人風情的眉眼噙著邪惡的威脅，大慶不禁繃緊了神經，努力地想要持久，可是一一要怎麼持久？

他沒學過耶，不知道憋氣有沒有用？

慵懶得像是置身在軟綿綿的棉花團裡，教大慶動也不想動，任由殘留的快意在體內四處流竄。

他覺得他的世界變成了玫瑰色，絢爛而撩亂。

他處在一個被顛覆的世界裡，就在昨晚，他變成了一個男人，而他的身心靈還處在震撼的快意之中，要不是櫃檯詢問續房或退房，他大概還會沉浸在這片難以自拔的震撼裡。

離開飯店後，他才驚覺已經中午，他早就遲到了！

一進到公司，可憐如他，馬上撞見最不想遇見的人——

「大慶，蕭編劇的事處理得怎樣了？」

一聽見蕭編劇，大慶像是做錯事的孩子，俊臉浮現可疑的紅，好似被人窺見昨晚他如何與蕭述凡被翻紅浪，尷地銷魂。

還好，他醒來時，蕭述凡已早一步離開，要不他還真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他，昨晚的事真的是太羞人了。

「……傅大慶，你是感冒了是不是？」宋勝儒冷冷盯著他紅通通的臉。

「沒有，我很好。」大慶趕忙回神道。

「蕭編劇的事到底怎樣？」他沒啥耐性地追問著。

「就……嗯……」

宋勝儒微瞇起眼，看他身上沒傷，嘴邊又掛著幾分癡傻的笑，心想他應該沒吃到蕭述凡的排頭，代表應該沒什麼問題才是。

「很好，繼續保持下去，繼續努力，直到跟他重修舊好就對了。」宋勝儒拍了拍他的肩，難得為他打氣。

算是重修舊好嗎？有人是這種修補法的嗎？

才一想起，大慶的臉皮就不自覺地燙了起來，但他沒有太多時間回味昨晚的滋味，因為他還得帶著藝人到處跑通告跑活動，直到夜幕低垂，才又趕緊到補習班將主子的小舅子給接回家。

「大慶，昨天去哪了？」錢少華劈頭就問。

「……應酬。」

「你從來沒有應酬到連家都不回。」錢少華朝他挑了挑濃眉，像個小痞子，整個人無骨似地晃著，大拇指和食指中指摩挲著。「趁著我姊姊和姊夫不在，你就在外頭過夜，不怕我告狀？」快點，拿一點來封口，否則他不保證他的嘴會說出什麼話。

本是企圖趁這當頭多要點零用錢，然而他卻瞥見大慶臉紅得快要著火，嚇得他倒退好幾步。

「你沒事吧？」天氣沒這麼熱，臉這麼紅，不會是要中風了吧？

「沒事，上車吧。」大慶三步併作兩步地走到車邊，掩飾羞澀的神情。

「真的沒事？」錢少華坐上車還是不住地追問。

「有事的是你，下個月就要會考了，要是沒拿到好成績，再看少傳和主子會怎麼修理你。」

「咗。」說到考試，錢少華一整個枯萎了。

回到家後，就地解散，各自忙各自的，大慶梳洗完畢，全裸躺在床上，才一閉上眼，昨晚如夢似幻的場景再次湧現，嚇得他又趕緊張開眼。

唉……震撼，真的是太震撼了，作夢也想不到這種事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。穿越到這個世界後，雖然擁有男人的身體，但他向來是六根清淨，八風不動，豈料昨晚卻被莫名其妙地吃乾抹淨。

這到底要他怎麼辦？

男人沒有清白可言，得了便宜的還是自己，這種事沒有討公道的空間，可問題是男二的角色……他今天腦袋不算清醒，又剛好遇到心情還不錯的宋哥，所以好運地逃過一劫，但明日呢？

宋哥一定會再問的，所以他勢必得再去找蕭述凡才成。

但，他要拿什麼臉去找他？他根本不明白蕭述凡為何如此。感覺上，他像是被強了，可事實上，升天的是他呀！難不成，蕭述凡喜歡自己，所以才把他給綁了起來？

不可能，蕭述凡應該很想殺他才是，從他昨晚的神情就可看出端倪。

既然痛恨他，又為什麼這麼待他？一早又不見他的蹤影，要不他就能問個明白，如今隔了點時間，要他問……怎麼問啊？

更糟的是，為什麼他的下體又痛了起來？

大慶拉開被子，偷窺著已完全挺立的下體，明明一直都很乖很安分守己的，為何一夜過後就野了？

頭痛地嘆了口氣，他告訴自己，睡吧，睡醒就沒事了。

他用力閉上雙眼，告訴自己需要睡眠，然而昨晚的場景卻教他血脈賁張，肌肉緊繃著，漲硬的痛已經變成了錐心抽痛，急欲尋求解脫。

「啊！」大慶雙眼殷紅地掀被坐起。

這混蛋東西竟敢這般折騰他！

「你以為你痛著，咱家就會捱不住嗎？告訴你，咱家是宮中第一武太監，這麼點小事，咱家沒放在眼裡！」他怒斥完畢，盤腿運氣，疏經通脈，氣沉丹田，煉精化氣。

約莫半個鐘頭後，大慶通體舒暢，瞧那劍拔弩張的混蛋終於偃旗息鼓，他便滿意地倒頭要睡，但是一一

「混帳，你是病了不成！」

大概一個鐘頭後，他再次跳了起來，再一次地運氣，比上一次多費了一倍的時間，這才讓它躺平，末了，他不忘惡狠狠地瞪著了無生氣的小兄弟，出言恐嚇。「不要再逼咱家，咱家會讓你生不如死！」

看了眼床頭上的時間，已經是四點半，他疲憊躺下，拉過被子，豈料絲滑的被子摩挲過下體，簡直就像是火柴棒劃過的剎那，火光乍現，昂首企盼，教大慶驚地瞪著天花板。

他找到問題的癥結了！他二話不說地跳下床，開了抽屜抓出四角褲套上。

沒問題，他隔絕了接觸，這下子就不成問題，他可以好好睡一覺了！

然而分身雖不再與絲綢滑膩摩挲，但仍不得解脫的傲立著，讓他滿身是汗地爬起，想起了還有一招——冷水澡。

「咱家跟你卯上了！」他離開房間，衝進浴室裡，拉下蓮蓬頭，以冷水伺候著聽不懂人話的混蛋。「想死是不是？以為咱家沒脾氣嗎？咱家不是沒脾氣，咱家只是不想生氣，要是逼急了咱家，咱家就——」

「……大慶哥。」微弱如絲的氣音在角落裡響起。

大慶嚇了一跳，側眼望去，就見錢少華不知何時出現在馬桶邊，一臉恐慌害怕地看著自己。

「小花，你怎麼還沒睡？」大慶不解問著。「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「……我尿急，比你還早到。」錢少華目光落在他的腿間，再艱澀地回到他臉上，動作飛快地把褲子拉好。

根據姊夫的說法，姊夫和大慶都是穿越來的。大慶是姊夫的貼身太監，負責照料姊夫，如今姊夫帶著姊姊出國，留下大慶照料自己，他原本覺得沒什麼不好，因為大慶的廚藝好得想弄一桌滿漢全席都不是問題，再加上大慶擅長整理家務，功課又是一把罩，有大慶在，比姊姊在家還要有用，所以他依賴大慶是再正常不過。但他忘了大慶會有壓力。

畢竟大慶本身是有工作的，早上洗衣掃地替他準備早餐送他上學，晚上回家整理家務還要到補習班接他，而前陣子還聽他叨唸宋哥把旗下藝人被一再打槍的事都怪到他頭上。

大慶哥壓力一定很大，才會從深夜就一直喊著咱家會讓你生不如死，也把他吵得一直睡不好，可是壓力再怎麼大，也不是用這種方式紓壓吧？

他剛剛一衝進來，就把四角褲拉掉，抓著蓮蓬頭往下沖，最重要的是他目露凶光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教他突然害怕了起來。

姊……姊夫，你們快點回來吧！

「不會是我吵到你了吧。」大慶面有愧色地道。

「不會……」錢少華幾乎快哭了。

媽的！要不是他嚇到軟腿，他絕對馬上衝回房，立刻上鎖！

要知道，這傢伙是有前科的，上個禮拜他小考成績不錯，回家時，他就突然親了他一下，說不定他早就覬覦自己，只是礙於姊姊和姊夫在家，所以不敢胡來，如今他們都不在家……

「你怎麼了，是不是哪裡不舒服？」他注意到錢少華的臉色有點蒼白。

「……我才想問你到底是哪裡不舒服。」目光默默地落在他的腿間，心想要是他突然發神經，他就直接往那裡踹過去，然後帶手機逃家，告訴姊夫，他的貼身太監病了。

「我……」大慶臉上浮現少女般的羞澀。「它一直這樣，我很困擾。」

錢少華看著他半晌，試探性地問：「所以你剛剛在吼叫，是跟這個有關？」

「抱歉抱歉，吵到你了，我實在是氣極了，所以忘了控制音量。」大慶滿臉愧疚。

「天都快亮了，你趕快去睡覺吧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繼續沖冷水。」再不行，就把他淹死。

錢少華無力地閉上眼，三分鐘前感受到的恐懼，如今看來根本就是笑話一樁！就說了，大慶明明就是個少根筋的傢伙，娘得要命，哪裡有半點暴力因子，根本就是他自己嚇自己。

他純粹只是因為搞不定那話兒才抓狂的嘛！說來也是，他以前沒有，現在突然有，不知道怎麼處置也算是人之常情。

「大慶哥，不要說我對你不好，這個不用沖水，弄一弄就好了。」喏，他也是個知恩圖報的，略盡棉薄之力沒什麼的。

「怎麼弄？」大慶不恥下問。

原來還有不需靠人就能解決的法子！以往在宮中，皇子們要是起心動念，隨便抓個宮女都能解火的，可他覺得此法大大的不妥。如今這是文明世界，他也不可能隨便找個人解火，再者雖然他承接了傅慶年的記憶，但也不是每個部分的記憶都記得，壓根不懂還有其他良方，才會被折騰得這麼光火。

錢少華直瞪著他。「我跟你有沒有那麼熟啊？」熟到三更半夜不睡覺，還要教他自給自足？！「就弄一弄啊，要是真的不會，你不是電腦通，上網去查啊！」

拜託，他沒有義務對他說得那麼鉅細靡遺好不好，要知道他是今年要參加國中教育會考的小孩子，這種丟人的事不要他教好不好！

瞧錢少華飛快離開，大慶偏頭想了下，看著總算低頭的兄弟，心裡微鬆口氣。

太好了，待會總算可以稍微歇一會了，至於良方的話……改天有需要再上網查查好了。